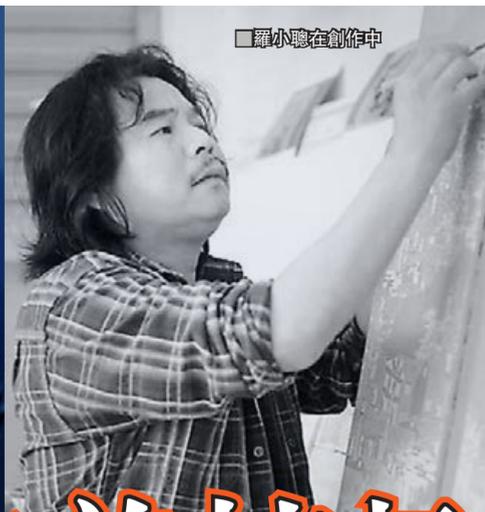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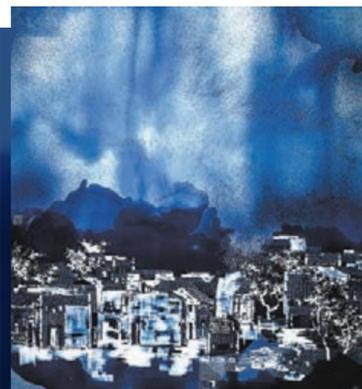
羅小聰獨創剔青

刀隨意動

刷新青花審美情趣



■羅小聰在創作中



■羅小聰作品《夢裡故鄉》。



■羅小聰作品《日、月——系列之三》。



■羅小聰青花筆筒



■羅小聰作品《聖地敦煌》。

上世紀90年代末，藝術家羅小聰從民間剪紙、水墨畫和木刻藝術獲得靈感，獨創剔青，即先在坯胎上噴、塗、潑或畫一層青花釉料，然後用刻刀將畫面剔出來，再燒製成瓷板畫。他整日窩在簡陋的工作室裡，滿是激情地創作數十米的瓷板畫，幾乎不需打草稿，尤其是在未燒製情況下，青花釉面無法呈現顏色及層次，單調至極。但他能意到刀隨，無論徽州人家屋舍院閣、竹林松風，還是飛鳥人畜、石階板橋，一剔一劃，均可據其心意，線到之處，盡顯樸拙雄奇，青白有度，刷新了人們對青花的審美藝術視感。 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道

青花瓷在唐宋見端倪；於元代成熟，並在景德鎮湖田窯出現；明代成主流，清康熙達頂峰，衍生出青花五彩、孔雀綠釉青花、豆青釉青花、青花紅彩、黃地青花、哥釉青花等衍生品種。羅小聰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稱，「近代景德鎮畫家王步創造性地運用『鐵線描』的筆法，以大寫意法開創『分水寫意法』，不僅形成了淳雅、簡潔和清雋的個人藝術特色，也為當代青花發展開啟了新風尚。在我看來，景德鎮青花藝術進一步提升的主要難題是傳承與發展、傳承與創新的矛盾。」

徽州人家 流連雲山水

羅小聰稱，青花最初只是他的作品裡以

紋樣形式，作裝飾花鳥之用，後逐漸過渡到展現徽州群山、古樸建築。「當剔青能夠展現一幅恬淡風景、白牆灰瓦的畫面時，我又覺得少了點什麼，但是就是想不出來。某一刻，『江南水鄉』從腦海裡蹦出來，原來是少了『水』。於是，我就跑去烏鎮西柵，走石板橋，坐水邊，或者站在窗欄凝神注視，用心體味水面。當我嘗試在畫面加上水這一元素後，嘿，乾癟的畫面立即充滿神韻，水潤的感覺瞬間充盈心頭。」

20餘年以來，羅小聰的瓷板畫面越來越豐富靈動，創作流程趨於穩定：用大塊面青花暈染天造之物，如天地、山川、雲霧、雨雪等；以剔技法精雕細琢出房舍、樹木、路橋及人物等，使陰柔與剛毅反

差，粗放與精細迥異；章法佈局凸顯了對比映襯，虛實相生，收放得宜，顯得簡明而又老到。尤其是，大疏之中有小密，大密之中有小疏，積青之處密密縫織以求畫，空白之處寥寥簡筆以求意，給人以強烈的視覺新鮮感。

30年沉澱原創藝術家

羅小聰將原創藝術家的成長分為三個部分：需要對整個畫面結構重新排佈的能力，需要閱讀大量資料、文獻武裝理論，

需要新的工藝（方法論）出現，完善構建上述三方面需30年。他說：「30年沉澱原創藝術，對於藝術家個人而言，是漫長的；對於藝術史而言，非常短，若能成功，簡直就是奇跡。譬如，今人製作青花在很多方面已超過古人，但一件元青花價值連城，除了稀有因素外，時間沉澱價值也是一個重要原因。所以，我們想做長久的藝術，必須腳踏實地做事，否則，早晚會被淘汰湮沒。」

羅小聰認為，傳統的青花藝術，毛筆是固有的創作工具，創作出來的青花藝術品大多以中國畫為基調，容易讓藝術審美受眾進入「視覺休眠」。他以刀代筆，融合西方版畫藝術語言，高位嫁接中西方藝術審美情趣，形成了一種富有特色的藝術風格，並以單色調青花表達江南風物。他說：「前10年期間，我的作品都不好賣，堆積的作品和房頂一樣高。我不僅需要咀嚼孤獨行走之苦，還要承擔潛在的失敗風險。因為，誰也不知道，作品最終效果如何，市場認可度如何。」

對於如今產出效益，他毫不避諱地說：「三塊一般能成功燒出一塊，一塊成功可以吃三年。我的瓷板畫用料講究，釉料極細，坯子定製，但是也不過幾萬元，值錢的是我的思想。比如，我在景德鎮傳統鑲器造型的基礎上，將作品用幾塊泥片鑲接而成，若有一塊破損，全部毀於一旦，若成功，作品則雄渾博大。我還學王步，用青花顏料繪製印章，讓其融進畫面風景。」

羅小聰簡介：

1964年生於江西宜黃縣，剔青創始人，景德鎮陶瓷大學副教授，出版《恆器》剔青藝術作品集，多篇論文均發表於國內重要刊物，其作品在國內各大拍賣活動中備受關注。

1998年作品《春》榮獲江西省第二屆工藝美術評比二等獎。2000年作品《春韻》榮獲首屆江西省陶瓷評比一等獎。2001年作品《家》獲中國美術館收藏。2005年作品《山居》獲江西省博物館收藏。2006年赴新加坡高美藝術館舉辦個人藝術作品展。2008年赴馬來西亞「朝玉齋」藝術館舉辦「恆器」個人藝術作品展。2011年赴韓國國光大學參加亞洲陶藝論壇藝術交流，其作品獲韓國國家藝術館收藏。2012年於中國美術館舉辦「恆器」陶瓷繪畫作品展。2013年受北京大學邀請，舉辦「當代陶瓷藝術鑒賞」學術講座。2014年獲年度媒體關注的十大陶瓷藝術家。



■羅小聰作品《遙》。



■羅小聰作品《雲上人家》。



■羅小聰作品《美麗家鄉》。

讀「90後」藝術家徐子芸畫作有感 ——與保羅·克利跨越時空對談

「現在你即將成為過去。但稍後可能有一個關鍵時刻——也許是幸運的瞬間後，我們會在一個新的空間再次相遇，你可能再一次變成『現在』。」上海「90後」藝術家徐子芸形容，她在讀到二十世紀藝術大師保羅·克利（Paul Klee）的這番話時，頓時與克利產生共鳴。儘管與克利相差超過一個世紀，兩人的創作靈感卻在同一時空產生交錯。



■畫家徐子芸

看徐子芸的作品，有一種強烈的感受：她的藝術是在召喚，而不是在描繪。用她自己的語言形容：「我的作品想讓觀者感受到時間在空間中的錯位和顛倒，百無聊賴的黑色幽默，以及在緊張面皮下放鬆的感官體驗。」

徐子芸於中國美術學院油畫系研究生畢業，作品曾入選全國青年美展、南京國際藝術展、浙江省油畫作品展等，並獲國家獎學金、昌新藝術獎學金及馬利藝術創作獎等，以及出版《徐子芸的畫》及《亦畔》等作品集。

中西融合的藝術表達

大學三年級創作的作品《苗》，是子芸創作上的重要起點。《苗》取材於花，對花的表現呈現了她對繪畫的理解，畫中盛開的花朵撐滿了畫面，錯綜的光影所形成的明暗、色彩變化，使畫面具有了抽象結構的韻味，流淌的色彩以及靈動的筆觸不僅表現出花的生機，也讓觀者感受到作者心花的綻放。

徐子芸的老師、中國美術學院油畫系教授何紅舟形容：「她並未止步於對花的表現，

在其後的創作中，我們看到題材上的轉向，表現自己周邊的生活成為她的創作內容。我想她這樣做的目的是出於年輕人敢於探索的勇氣，不願過早地進入一種自我複製的狀態。」

在徐子芸的新作《自然劇場》系列創作中，她從西方油畫中提取經典女性人物形象，在畫面中進行跨越時空重組。在看似靜謐的自然背景與律動的人物形象間營造衝突關係，展開一場場混搭、荒謬又極為和諧的舞台劇演出效果。作為曾在美國及法國留學考察的中國藝術家，她這樣形容：「意境是將客觀的自然景象與主觀的生命情調交融合，這是中國山水畫的靈魂，也是我作為一位中國藝術家血液裡流淌着並在畫面中意欲表達的，它以一種情感體驗式的傳達貫穿在我的畫面中，我想把中國山水畫中對於意境表達的優勢在我創作中發揮出來。」

將意境呈现在油畫布面上，那是一種精神



■徐子芸作品（三件）

氣韻的傳達，更是中西文化的碰撞與融合。意大利文藝復興藝術家米開基羅對石頭冥想，等到有感覺了才開始雕塑。但對徐子芸而言，藝術創作更是一種直覺的衝動。「我一般有靈感就直接動手，這樣能夠更好地保留我對每幅作品的新鮮感。」藝術是她的信仰，繪畫是其呈現的方式。子芸的作品貫穿了時間概念，着重於畫面透明質感處理。

創作是直覺的衝動

她個人來說，平面化是空間與時間呈現的物質載體，更是思考時空觀念的媒介。置身

在縱橫交錯空間的軀殼看似或明或暗，其實就是將不可見的內在體驗化為視覺影像。她是時間的觀察者。「很久很久之後，我再翻看以前的作品，我仍能清晰感觸到創作時的情感體驗。時間這個元素在我的創作中佔據了很重要的一部分。每次翻看自己的作品，我都會很開心，因為我的作品又多了一層含義。選擇藝術，就是選擇寂寞。」子芸說：「繪畫所表達的空間不是空間的完整性，而是一個具有延展性的組織空間。繪畫讓我多了獨處的時間，但我享受於其中。」正如德國詩人歌德所說：藝術的根是苦的，其果實才是甜的。 文：黃芷淵